

左手茉莉,右手玫瑰

刘芳

夏日阳台茉莉盛开,清芬的香味一阵一阵,夜晚搬进卧室,连做梦都是文艺范儿的“衡正清芬”。

买回一包茉莉花茶,奇怪,泡的茶水里隐约有茉莉芬芳,但为什么看不到一朵茉莉呢,卖茶叶的老板告诉我,原来,茉莉花茶是用茉莉花蕾和茶叶一起窖制的,待茶叶吸足茉莉的芬芳,再把茉莉挑出来,叫做“出花”。

又拿给我一小包玫瑰花茶:“玫瑰这一类的花茶,才是直接用水冲泡花朵的。因为香味都在花朵上,热水能把花朵本身的香味逼出来。”

同样是花茶,为什么有的慷慨深情,把香味都留给茶叶,有的坚持自己,留着芬芳给自己?

老板很耐心地跟我解释,这是由不同的花朵特性决定的。茉莉花香味中含有苯甲醇或其脂类、茉莉花素、芳樟醇等易挥发物质,花朵一旦开放,香味就会全部发到空气中,所以窖制茉莉花茶,必须趁它含苞待放的时候采下,经过处理,与高品质的茶叶放在一起,期间对温度和湿度都有较高的要求。等到茶叶充分吸收了茉莉的香味,再进行“出花”,也就是把失去香味

的茉莉花从茶叶中筛选出来,只留下茶叶出售。至于筛选出没有的茉莉花,也有个专业称谓,叫“花渣”,被遗弃了。

茉莉花茶芬芳的背后,有着成千上万朵茉莉的一往情深——仿佛一场傻傻的奋不顾身的爱情。

我感叹风月,老板继续负责梳理脉络:“至于玫瑰、菊花之类的花茶,因为它们的香味中的成分中,挥发物质有限。”就算是开残之后,也固执地选择“枝头抱香死”。所以把它们和茶叶放在一起窖制没有多大的效果,只能冲泡花朵本身,让它的芳香物质与热水产生反应。在热水中,一朵朵干枯的花朵重新被注入了灵魂,魂魄来归,再次吐露芬芳。

玫瑰花茶的芬芳,有着一朵朵玫瑰的无限心事——仿佛一场兵荒马乱的爱情。

想起我的表姐,就是茉莉花茶一样的爱情。嫁人后对表姐夫无微不至,他肠胃不好,她天天精心准备食谱,辣椒之类的菜从没上过他们的餐桌。有了孩子,从不让表姐夫劳累一点,哪怕晚上孩子发烧,也舍不得叫醒呼呼大睡的他,自己成晚不睡给孩子喂药,抱着孩子坐到天亮。家里经济条件不

好,自己舍不得吃鸡蛋,给他烙鸡蛋饼,“他的饭量大。”

我问她为什么对表姐夫那么好,表姐诧异地说:“一家人互相爱护,还要问为什么?”

可是爱也要是“相互”的。表姐夫最终移情别恋,表姐像一朵花儿失去了阳光,整个人都萎缩了。

清代文人做《幽梦续影》:“梨,才女也……牡丹,大家中妇也……海棠,妖姬也;茉莉,解事雏鬟也。”说茉莉花是懂事的小丫鬟,却并没有说到玫瑰。女人一旦爱了,把自己爱成茉莉,总不免被男人当做小丫鬟看待,哪个男人会真心对待一个卑微的小丫鬟呢?

玫瑰的爱情就理性得多,它不会像茉莉那样,把自己的香气全部挥发给别人,自己落一个“花渣”的下场,而是倔强地保留着一朵花的姿容,怀抱着自己的芬芳,等待,等待。终于遇到对的那个人,才会缓缓打开自己,释放自己宝贵的香味,跳一场值得的舞蹈。

茉莉纵然再香再美,但我还是要告诫天下所有的女子,在爱情里,宁可做玫瑰,不要做茉莉。毕竟,不想做茉莉的玫瑰,才是好爱情。

冬至江南看小雪

对句:

春分塞北驱大寒	(隆回 紫月)
春分塞北唤清明	(隆回 杨芬)
春分岸北见清明	(隆回 开到茶靡)
清明世界话中秋	(隆回 陈海燕)
秋分藏北临大寒	(隆回 清水散人)
秋分寒露盼重阳	(邵阳 罗乐洋)
情人故里忆元宵	(岳阳 钟枚秋)
春分天下现清明	(江苏 张修顺)
春分雨水种清明	(广西 练习悟)
春分月底盼愚人	(广东 余仁杨)
大寒河北盼清明	(河北 江上清)
春分台北望清明	(河北 李金霞)
秋分月下待重阳	(河北 梁绍龙)
秋分塞北见重阳	(江苏 五河夏环宝)
春分海内见清明	(天津 傅绍智)
春分雨水望重阳	(陕西 弥前进)

点评:出句“冬至江南看小雪”语意比较丰富,既可以理解为冬至日到江南看一场小雪,也可以理解为一位叫“冬”的小伙子到江南来看一位叫“小雪”的姑娘,塑造了一个颇为浪漫的故事。这种双关语意还不能算机关,真正的机关是“冬至”和“小雪”两个节气名。显然,这应该是一副节气联,下边也要用节气名来对才行,因节气名只有24个,组句不易,但最多也只能放宽到节日名,如情人节、元宵节、中秋节、重阳节、愚人节等。许多联友明白了这一点,可对句语意理解起来不流畅,有强嵌节气名之嫌就不好了。我遴选对句的原则是:不管语意是否能做到像出边一样具有双关义,但至少做到自然流畅。当然,像这样的机巧句,做到十分自然流畅是很难的,不过,起码也要通顺才行,不要太生硬。通顺是对句的最基本要求,也是所有文字写作的最基本要求。(邹宗德)

本期出句:一夜白头因小雪(注:要求咏青山)(邹宗德)

对句请发至 hnsyzdd@126.com

截稿日期2017年1月20日。

一窗流年

李群学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新年不管不顾地如期而至。过年的诸多事宜,又不可避免地提上了日程。

于我来说,贴窗花是过年必不可少的仪式。这个习惯是从小养成的,那时住的小村庄,家家的窗户都是木头做成的。手指粗细的木条,横横竖竖把窗户隔成小方格子。那时候玻璃是稀罕物,人们都用纸糊窗户。每到过年,家家都要糊窗花。

母亲心灵手巧,是小村有名的巧媳妇。临近春节,左邻右舍都拿着纸和颜料,让母亲帮忙做窗花。母亲是个热心人,总是二话不说就放下手头的活计,帮邻居剪窗花。剪窗花的纸,是各种颜色的彩色纸,比画窗花的白纸要厚些。母亲照例把彩色纸裁成窗户格子大小,她左手拿着纸,右手拿着剪刀,剪刀灵巧地在纸上游走,就有彩色的碎纸屑纷纷扬扬落下来。片刻工夫,母亲就剪出样式各异的窗花来,“狮子滚绣球”、“荷花”、“小孩骑鲤鱼”、“福寿图”……都活灵活现的。母亲小心翼翼地剪纸贴在白纸上,就成了可以糊在窗户格子上的窗花了。

为左邻右舍做好了窗花,母亲会抽空为家里做窗花。送走了“灶爷”,打扫完卫生,就要糊窗花了。我总是自告奋勇帮母亲糊窗花,先要把去年的窗花撕掉,用小刷子细心地扫掉窗户格子上的灰尘,用抹布把木头格子擦干净。腊月的寒风顺着空空的窗户格子刮进来,把我的小手冻得通红。

窗户格子清洗干净了,抹上浆糊,就可以糊窗花了。母亲做的窗花把窗户装饰得格外漂亮:红的花绿的草、毛茸茸的小鸡、吐着泡泡的小金鱼……在萧瑟清冷的冬日里,一方窗户却充满了春天的勃勃生机。我一直认为,农家小院的春天,是从窗户开始的。

时光在窗户上悄无声息地流走,我也辗转搬了多次家。无论窗户的形状如何变化,过年时,我总要让花朵在窗户上热闹绽放。好像如此,来年的日子就能芬芳如花了!



梦幻星辰

邱群英

摄

冬日漫步

申学峰

太阳慵懒,有时收藏光线,天空显现出灰暗;有时探出身,天空呈现几抹瓦蓝,只有远处的群山执著地点缀在天边,宛然一幅淡墨山水画。

周围以松树、柏树居多,郁郁葱葱。走在蜿蜒的山路上,但觉脚下实而不硬,松而不散,没有草砂、水泥路的人为,只有自然的质朴。阳光轻轻地透过松针树叶,慢慢地撒落在草叶和小路上,微风拂来,阳光和草叶一同跳跃,如同斑驳的音符。

同行的友人说:“难得的宁静,让身心轻松。”从周一到周日,再从周日到周一,周而复始,为了生活我们链轴转动。忙碌,压得喘不过气来;回头,两手空空。无奈,如影随形;苦涩,缠绕口舌。

我且咀嚼着这份难得的惬意。突然,一友人闪躲在我的左侧,一条黄狗从

拐弯处不慌不忙地向我们走来。毛色金黄,闪闪发亮。眼睛圆溜,澄澈可鉴。体型较胖,四只腿不长,憨态可掬。尾巴撅着,不停地摇摆。黄狗走到我们的身边,向我们望了望,对我们这些“外来户”并没有表示不善,然后从我们身边轻轻地走了。

山路延伸,我们来到山腰,几座房屋疏落地散在平地上。路边有一空旷的菜地,扎着篱笆。几只黄麻鸡用爪子翻着泥土,寻觅虫子。一只黄麻鸡伫立在桩上,鸡冠鲜红,它仿佛在守护着它的同伴。我们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很奇怪,这只值守的黄麻鸡愣是没从篱笆桩上飞下来,反是扭了扭头看了看我们,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岗位。路旁的羊圈是吊脚楼,上层住羊,一农人正下面清扫着羊糞。

越过小院子沿着羊肠小道往上走,来到山顶。山顶是一空旷的坪地,坪地

上的草儿在阳光的照耀下在青中闪着光亮。几头黄牛和水牛把嘴挨到地面,伸出舌头,一卷一夹,悠闲地吃着草儿。我走近它,它抬头看了看我,轻轻地摇摆着尾巴,又低头吃自己的。一头小黄牛最为活泼,不时欢快地蹦跳着,毛茸茸的耳朵灵活地摆动着,时而跳近这头大黄牛,时而蹦近那头大水牛。草地上错落陈列着大石,石头光滑洁净,有的像乌龟,有的像小猴,有的什么也不像,或蹲,或立,或卧,更有金黄的菊花摇曳在石头下,人坐上去倍儿清爽。友人身披无领的洒红的风衣静静地立在微风中,肩搭印有碎花的纱巾,清丽处又多了几分出尘的气质。在阳光的映衬下,双颊若隐若现的红扉更显肌肤白嫩可爱。优雅地一转身,好像飘飞的彩蝶……

我不禁想起了南朝诗人吴均的《山中杂诗》里的句子:

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从窗里出。

隐居山林,难以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图景,却常成为我们的遐想。如能觅得一份宁静暂且释放、解脱,那也是弥足珍贵的。